

中國名人傳記叢編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印行

續
碑
傳
集

續碑傳集

繆荃孫纂錄

卷十六至卷二十三 內閣九卿·翰詹·科道·曹屬·督撫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續碑傳集卷十六

江陰繆荃孫纂錄

內閣九卿

光祿寺卿興縣康公神道碑銘

程恩澤

道光十有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前湖南巡撫康公薨越明年其孤兆奎以武進李兆洛所爲行狀乞余銘神道之碑余故知公者故剟其大要以顯焯之按狀公諱紹鏞字鏞南別字蘭皋其先自陝遷山西清源數傳至登有又自清源徙興縣今爲興縣人曾祖萬方祖惇俱縣學生贈資政大夫江南河道總督生基田官南河總督次基淵卽公考也與兄皆以進士縣令起家歷官江西廣信府贈封如例公兄弟七人於次居五資性過人年十二廣信公歿於任執喪如成人乾隆壬子科舉山西鄉試嘉慶己未科成進士引

見用兵部主事補軍機章京充

會典館總纂修官歷兵部郎中鴻臚寺少卿通政司參議大理寺少卿鴻臚寺正卿公之官大理也當嘉慶十八年林清首亂畿南山東河南教匪響應公方隨扈塞外作小冊備書三省阨塞險要及將弁能否兵

數之多寡適會

上問當軸卽以其冊進

仁廟由是知公才可大用擢安徽布政使陞辭

上命之曰爾有老母皖江一水可通毋慮迎養時安徽四十餘縣皆旱災公諭勸富室捐資各振其鄉凡輸銀九十萬兩米麥七十餘萬石益以帑項數十萬兩荒賴以濟然皖省數災而藩庫止存三十餘萬兩其借支款項有出無人公嚴杜借支當奏銷時卽於州縣應領項畫抵正供省一領一解之費庫貯增多二年之內實積帑三百二十九萬八千餘兩某年擢安徽巡撫公自少負文武材機神開張不主故常鱗雜粟錯消以囊篋喜跡弛異量之士務立名義功業有可成就及任封疆益以艱鉅事爲己任不恤常談浮議安徽巡撫銜故兼提督而廬鳳潁民俗悍輕備宗閭氏之族村里相望又洪澤湖大江及阜陽亳州水陸奔輾爲私梟捻匪所出沒公相其扼要繕營房立巡船先後禽治李才楊七等五十餘人奏置之法盜乃戢又擇標下伉健者每日五十人入內射堂角藝募精技擊者教習而時賞罰之公自幼喜習騎射所至完器械簡卒伍後在湖南造擡槍數十桿以教撫標二營至猺人稱亂猶賴

其用二十四年調任廣東時總督祝

嘏入京兼署其任明年三月入

覲奉

命於回任時赴豫察視馬營壩及儀封漫口

今上元年有

旨查辦陋規公奏數千言大意以陋規入奏似非政體若奏減其數則不減者官吏皆明目張膽視如廉俸而已減者且額必私增若盡裁之官不能堪反益病民議遂寢在粵二年先後緝獲劇盜會匪數十案行旅以安是年六月入京署禮部左侍郎奉

命偕相國松筠赴浙查辦事件丁顧太夫人憂服闋以禮部侍郎出爲廣西巡撫旋調湖南巡撫苗疆自故按察使傅公鼐經理之畏帖者二十餘年公視事後卽修葺傅公所築碉卡二千餘處禁民人毋得入苗疆射利以兆釁端洞庭湖多盜環湖州縣以水上道里遠近不明相誘避盜不時得公定其界址爲圖常置左右嚴徵巡令無文武無敢不用命編查漁舟如保甲法盜無所容而公猶以苗疆自初平時官其桀驁者羈縻之今日久倚官作威致凌犯自相殺不治則損威治之則法重

如股官例難盡行多設苗官未爲有益反益生事惟詳考其所轄道里遠近可歸併者缺出不補以次漸裁庶無後患欲陳奏之未發也而適值六年水災其醴陵茶陵數縣城郭皆敗壞民田廬無貧富皆盡捐輸不可行而費用廣視安徽旱災事尤劇分率司道分行撫卹拯民於高阜而棲之行糜粥及藥物棺槨乞

恩展振及修屋宇費皆得

俞旨公伯父河督公善言水利公幼習之撫安徽時修隄堰於濰河北股河以遏黃水由減水滾水諸壩軼入靈璧宿州者又築捍江隄千二百丈於無爲州之黃絲灘及湖南水災後復澧州田侵入夕陽湖萬四千五百畝排水去污皆可耕其不可耕者萬一千八百畝豁免起科分別奏行至道光九年入

覲陳苗疆事宜

上命與督臣熟籌之議未定而公入爲光祿寺卿旋致仕道光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卒於河內里第年六十五公直軍機十年受

特達知巡撫四省

賜天府圖書稠疊優渥所建立多灼灼可指白而公常慊然未盡與僚

友言每深慕孫文定陳文恭之爲人也事太夫人竭情承歡不計費多寡深友疏客莫不意滿配

封一品夫人趙氏子二兆奎正二品廕生刑部直隸司郎中記名以道府用兆臺國學生孫錫齡縣學生與齡成齡椿齡億齡俱幼以道光某年月日葬於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謹出納以裕封椿不積而贏是師研桑日肆金版補苴泰平要隘允猶可治川治兵篋數大事雄略偉斷憑陵談笑懦者悚懣事君事親有古名臣我稔知之於洞庭之濱流九甌與公稔知之我銘幽宮實無愧辭

又光祿寺卿康公行狀

李兆洛

曾祖萬方縣學生贈資政大夫江南河道總督晉贈振威將軍

祖惇縣學生贈資政大夫江南河道總督晉贈振威將軍

父基淵進士官至江西廣信府知府贈中憲大夫晉贈振威將軍

安徽巡撫兼提督

妣孫氏王氏俱贈恭人晉贈一品夫人顧氏贈太恭人晉贈一

品太夫人

公諱紹鏞字鋪南號蘭皋其先自陝遷山西清源又自清源徙居興縣

故今爲興縣人也高祖曾祖皆績學不仕祖英偉闊達不治生產家貧喜購書籍教子弟悉口授無所遺嘗曰吾以墳籍遺子孫其爲田宅也多矣邑有張成者負人千金憂且死見而憫之許爲代償旣而成死竟立詣債家曰吾與張有成言不可食遂易張券爲己券畢償之其行義如此廣信公兄弟始舉進士兄基田官至南河總督廣信公厯河南嵩縣甘肅皋蘭知縣肅州知州江西廣信府知府所至勸農桑修水利興學校禁溺女皆有成效爲一時循吏生七子次綸鈞嗣河督

贈其父母者也公次第五生而岐嶷資性過人是時功令分經取士廣信命公兄弟各習一經而公得禮口講指畫悉能通解動止必循禮法其立身端直蓋本諸庭訓爲多年十二廣信歿于任執喪毀瘠如成人隨顧太夫人扶輿回山西陸行至河南懷慶府將度太行山行陡峻虞於重大而河督方爲河北道公請命焉遂葬廣信公於濟源公奉母顧太夫人僑寓河內縣中道村益自刻苦於學河督有知人之鑑嘗顧公曰此子氣宇不凡他年必出人頭地也乾隆壬子舉山西鄉試嘉慶己未會試中式以部屬用籤分兵部補軍機章京在直十年厯本部主事員外郎充

會典館纂修官本部郎中鴻臚寺少卿通政司參議大理寺少卿
駕幸遼陽木蘭五臺皆扈從自以備官禁近得窺政要勤於趨職不事
結納專心掌故以周知當世之務爲急而董文恭公戴文端公盧相國
蔭溥皆倚如左右手所讞大獄數十以平允爲主哀矜勿喜十八年直
隸奸民林清倡亂畿南山東河南句結響應公方隨扈卽以各省應行
防堵之處及將弁姓名曾否經歷行陣所轄兵數作一小冊自隨
上詢問各要隘將弁當軸卽以其冊進

上由是知其才可大用有鴻臚之擢焉遂奉

命偕文協揆孚馳赴山海關審大名民人司敬武之獄司敬武者同夥
十餘人向傭於熱河及關外之錦州是秋聞亂馳歸及關司關者誣以
預知逆謀赴關外糾約其長馳奏械送刑部
上以其無左驗疑之特命公率犯集訊盡得其教供誣陷狀劾其長論
弁兵如律出司敬武等罪復

命稱

旨受特達之知實自此始出爲安徽布政使陞辭日

上命之曰爾有老母皖江一水可通無慮迎養

天語溫洽至此真不啻家人父子矣蓋公事母顧太夫人至孝而顧太夫人自服髮以後僑居異地持家課子備極劬勞自公釋褐卽迎養京寓體氣甚憊忽於十七年秋微感寒暑而次日吐下惡物無數宿疾盡去自是飲食漸加目昏復明齒落重生髮白還黑論者謂其吐下天然倒倉之法非公孝思所感不能致此擢鴻臚卿時謝恩

召對蒙詢家世甚悉故

上知之也抵安徽當歲大浸被旱者四十餘州縣飢民徧野待哺孔急公核各州縣倉穀積貯既乏司庫錢糧又不足用鄰省皆災無可挹注不得已先屬各牧令勸紳商士庶出資各卹其鄉眾輸銀至九十萬兩米麥至七十餘萬石益以帑銀數十萬兩分別被災輕重戶口多寡分撥銀數揭示遠近俾眾咸知而官吏扣減侵冒之弊除然皖省最爲災區靡歲不歉卽靡歲不振故尤重積貯而是時藩庫存款僅三十餘萬兩其借支款項實有出而無入於是釐剔弊竇嚴杜借支催提上下兩忙屬庫存款奏銷時遇有州縣應領之款卽爲畫抵正供錢糧以省一領一解之費各州縣既受實惠而庫貯增多三年之內實存正項錢糧三百二十九萬八千餘兩較異時已十倍矣升安徽巡撫兼提督宿靈

壁二州縣民稱濰河北股河隄堰坍塌連年被水皆由江蘇峰山天然各埔減水下注二河所致而峰山牐引河又逐漸淤平不能容納加以新建虎山腰滾壩分洩黃水其勢更大一當開放黃水四溢民田廬舍盡被淹沒遂成積歉之區急宜修築公親往相視舊存民堰果皆殘缺不完奏請興復以資保衛潁州鳳陽泗州界連河南江蘇宵小易於竄匿而洪澤湖大江阜陽亳州水陸奔轍向爲私梟捻匪出沒之所因其扼要繕完卡房設立巡船多撥兵弁分番緝捕先後禽治李才楊七等五十餘名奏置之法奉有除莠安良化邪反正之

諭而梟匪斂跡水陸肅清商賈便之又築無爲州黃絲灘臨江隄千二百餘丈以衛民田奏豁堰廢田畝正耗銀九十餘兩米七十餘石飭各屬買補倉儲穀麥四十七萬餘石以備緩急之用整飭營伍責成鎮將實力訓練務使糧不虛糜卒成勁旅更於暇時擇撫標中年力精壯者每日五十名入內射堂輪番校藝再購募精於技勇之人爲之教習而時賞罰之蓋以

國家二百年來文武並用無偏重之見故雖有奸民屢次煽亂皆不久殄滅勢如拉朽者職是之效也故自幼卽習騎射而歷官所至必繕完

器械料簡卒伍躬親訓練增防要隘爲慎守封疆之重非止詰盜而已其在湖南尤爲用武之地則捐廉製造臺槍數十桿分給撫標二營演習施放務令嫻熟以備不虞及

今上十二年猺人滋事猶賴其用焉調廣東巡撫督臣赴京祝

嘏兼攝其任巡緝洋面稽察夷船隨事整頓無不盡力斥浮華以敦風俗崇節儉以養廉恥官方民俗咸知兢惕時嘉慶二十四年也明年三月陛見時河南馬營壩大工方合龍而南岸儀封又成漫口

上疑之奉

命於回任時赴豫將現在漫缺口門是否無工處所挑挖引河有無不如式之處察訪情形據實具奏蓋知公不欺也

今上元年會同督臣遵

旨覆奏查辦陋規其略曰粵東負山濱海盜會諸匪甲於他省公用以緝匪爲大宗捐攤賠補次之辦公雜項又次之粵東州縣歲入所藉專在兵米折價歷久相沿舊規官民相安緣粵東產穀稀少全賴粵西湖南兩省接濟故民間皆願折納地方官代爲買穀碾支百數十年循照已久若概收本色事涉更張轉滋擾累其餘雜稅及舟車行戶鹽當規

禮或有或無不能一律此粵東陋規與州縣辦公之大概情形今欲明定章程立以限制其中有窒礙難辦勢不能徑情直行者卽如兵米折價一項

朝廷取民歲有定制抑且應徵本色折取卽爲違令今以例徵本色例嚴浮收之正供忽明著甲令許其折價許其多取無論

國家輕徭薄稅斷不值因辦公費用誤蒙加賦之名且卽以折價而論在馴謹花戶雖照舊規完納而刁生劣監頑抗百姓多不能一一照數有於正數之外絲毫無餘者更有正賦之內收不足數者州縣以浮折事屬違例往往將贏補絀自行賠補今若定以折收額數則所浮之價卽爲應納之數設有短少似難辦理又粵東兵米零尾挂欠頗多須州縣先爲墊解是照正項尙不能年清年款設經明定浮數其挂欠代墊恐較前尤甚況貪官污吏視所加者爲分內應得之數以所未加者爲設法巧取之數聞之雍正年間議將地丁火耗酌給養廉當時議者謂今日正賦之外又加正賦將來恐耗羨之外又加耗羨八九十年以來錢糧火耗視昔有加不出前人所慮前項折價與從前增收火耗事實相近卽能明查暗訪堅持於數年之間亦斷難周防遠慮遙制於數十

年之後夫兵米正額各州縣有定數折收之價粵省有通例其不能行
向如此況雜稅等項名目不一或此地有而彼地無或此地多而彼地
寡愿者減其數以求悅黠者浮其數以取贏究之浮者已浮數已定而
難改減者非減事甫過而復加是此時毫髮未盡之遺卽將來積重難
返之漸其中更有恃蠻行戶刁滑商人向不完納平餘致送規禮今以
案經奏定數已申明在官視爲宜然在民視爲非舊兩相協制互爲稟
呈上司旣不能指爲官吏分外婪索予以糾參又不能因民間不繳陋
規懲以官法爾時辦理更形掣肘是雜稅等項之難辦較兵米折價尤
甚也再四思維實無萬全良策且各項所入旣有陋規名目今逐款臚
列上瀆

聖聰於

國家體制似亦未協夫弊去其太甚事不外舊章臣等受恩深重於查
辦此事萬不敢畏難推諉而事有窒礙不敢不將情形據實密陳應請
照常辦理并隨時稽察如有於常額之外多取絲毫一經訪聞輕則撤
參重則治罪並督率司道等官訓諭府廳州縣力行節儉屏除浮費并
將攤捐款項查明可以裁汰者加以裁汰可以勻減者加以勻減庶幾

以儉佐廉量入爲出省一分之費用卽以紓一分之民力入奏時惟兩江總督孫玉庭奏爲能知大體如此在粵二年先後緝獲劇盜劉老晚徐亞六劉康佐會匪黃龍朗薛亞倡陸文進等無慮數十起凡久逋巨盜皆獲而商旅安枕矣是年六月奉

旨來京另候簡用署禮部左侍郎旋奉

命偕松相國筠馳赴浙江查辦事件途中丁顧太夫人憂服闋仍署禮部左侍郎俄授廣西巡撫廣西地處邊陲土苗猺獞雜處盜賊會匪滋甚粵東公至嚴禁土司科派擾累其應徵錢糧有不循舊章格外加多於土民黃添保京控案奏明禁革土民土目之逞刁捏控者亦懲治如律寬嚴互用撫馭得宜劫盜稍戢旋調湖南巡撫湖南界連黔粵控制苗猺山谿險隘夙稱難治而苗疆自傅按察肅經理以後民得安枕而臥二十餘年矣然其輕心易變惟不激不苛以馭之耳公上事後卽循照傅公所築礮卡二千餘處一律繕完并禁民人潛入苗峒盤駁射利以起釁端飭地方各官鎮靜撫馭不得繳繞內修武備增製火器勤心操練以爲思患豫防之計而洞庭湖爲眾水之匯巴陵安鄉華容龍陽沅江湘陰諸縣環其四面夏秋水漲周圍八百餘里納沅漸瀟辰敘酉

豐資湘九水故又謂之九江支流漢港演漾四溢爲重險奸民往往竄居湖中爲行旅患而盜藪所在沿湖州縣輒以地界不明彼此不任致不能究詰公以輿圖所載道理探測水程分限界址爲圖置諸座右以時省覽檄地方文武並水師營汛依限巡徼毋少縱弛其湖中漁船停泊所在檄令倣保甲例某處漁船若干漁戶若干編審籍記而盜賊無所容跡矣澧州夕陽湖上承涿水下洩洞庭兩岸皆垸田上下夕陽二垸在湖之南魏家木浪熊家烏衣夜鶴大池六垸錯列其東北地低下洩水不暢上下夕陽魏家三垸積水不能耕種前撫臣奏准豁除額糧而近年以來木浪等五垸亦連年被水其錢糧蒙恩展緩已久公至以爲上虧國課下匱民生不有疏刷何以克復舊貫遂檄道府督率州縣官計畝履勘知上下夕陽垸近來設法疏消湖水平緩泥沙逐漸淤高可以耕種惟魏家垸仍未涸出不能復業至木浪等五垸當湖水直冲無從宣洩丈得夕陽二垸可耕之田萬一千一百餘畝濱湖淤田三千八十餘畝其木浪等垸實在不能耕種之田亦萬一千八十餘畝奏明可以復業者分別起科完糧積水難疏不能耕種者並予豁除以紓民力

詔從之先是道光六年六月醴陵攸縣茶陵三州縣連日霖雨如注而江西萍鄉陡發大水從醴陵橫流而下一夜水高丈餘城池廬舍盡遭淹浸同寮驚駭莫可措手公卽日率司道分途撫卹先於高阜處所架蓋席棚援渡棲止製散饘餅設廠煮粥資其口食其房竈雖遭水淹尙可棲止者量予銀米而漂流淹斃之人予棺掩埋並檄附近州縣碾運倉穀以備散放卽日馳奏懇將三州縣實在貧民先賞一月口糧其無力下戶坍塌草瓦房屋照例給與修費又奏三州縣猝被水災房廬蓋藏衝刷一空向來可以支持之家亦成極貧之戶隆冬飢寒情殊可憫懇加賞一月口糧而來春青黃不接之際米必騰踊口食維艱請預於附近州縣中酌留倉穀以備平糶其被淹田畝分別輕重蠲緩俱蒙允准九年陛見奏言苗疆設立苗弁員數過多當日平定之初擇其有才而桀驁者予以名器原寓羈縻於撫馭之中迄今年久生齒日繁苗弁閒有凌虐苗人設或激成事端雖以苗人自殺苗人然不能不以戕官論辦理殊費周章而一時又驟難裁革擬詳考其所轄道理遠近可以歸併者遇有事故缺出懸缺不補徐圖歸併則無裁革之名而苗弁自可減少似亦防微杜漸之道